

永平府志

卷七十一 志餘上
卷七十二 志餘下
李天爵撰 吳公柱校

永平府志卷七十一

志餘上

管子小問雜篇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闐然止矐然視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祛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之者

永平府志

卷七十一

志餘上

一

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人也善承教也

酈道元水經注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驪成縣西南王莽改曰揭石也漢武帝亦嘗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於此今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見立於巨海之中潮水大至則隱及潮波退不動不沒不知深淺世名之天橋柱也狀若人造要亦非人力所就韋昭亦指此以爲碣石也三齊

略記曰始皇於海中作石橋海神爲之豎柱始皇求與相見神云我形醜莫圖我形當與帝相見乃入海四十里見海神左右莫動手工人潛以腳畫其狀神怒曰帝負約速去始皇轉馬還前腳猶立後腳隨崩僅得登岸畫者溺死於海眾山之石皆傾注今猶岌岌東趣疑卽是也

又漢靈帝時遼西太守廉翻夢人謂已曰余孤竹君之子伯夷之弟遼海漂吾棺槨聞君仁善願見藏覆明日視之水上有浮棺矣嗤笑者皆無疾而死於是改葬之晉書地志曰遼西人見遼水有浮棺欲破之語

永平府志

卷七十一

志餘上

一一

曰我孤竹君也汝破我何爲因爲立祠焉

唐書李白傳裴旻嘗與幽州都督孫佺北伐爲奚所圍旻舞刀立馬上矢四集皆迎刃而斷奚大驚引去後以龍章軍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一休山下有父老曰此彪也稍北有眞虎使將軍遇之且敗旻不信怒罵趨之有虎出叢薄中小而猛據地大吼旻馬辟易去弓矢皆墜自是不復射

顏眞卿贈裴將軍旻詩云大君制六合猛將清九垓戰馬若龍虎騰陵何壯哉將軍臨入荒烜赫耀英材舞劍若游電隨風縈且迴登高望天山白雲正崔嵬入陣破驕胡威名雄震雷一射百馬倒再射萬夫開匈奴不敢敵相呼歸去來

功成報天子可以畫麟臺

遼史兵衛志云其南伐點兵多在幽州北十里鴛鴦泊
及行並取居庸關曹王峪白馬口古北口阿達摩口
松亭關榆關等路將至平州幽州境又遣使分道催
發不得久駐恐傷禾稼

又百官志管押平州甲馬司管押平州甲馬隸元帥府
備禦宋國

又中京道十三州恩惠榆澤北安潭松山安德黔嚴隰
遷潤南京道八州順檀涿易薊景灤營

又食貨志五京及長春遼西平州置鹽鐵轉運度支錢
帛諸司以掌出納

永平府志

卷七十一

志餘上

三

又平州盧龍縣丁一萬四千安喜縣丁一萬望都縣丁
六千灤州義豐縣丁八千馬城縣丁六千石城縣
丁六千營州廣甯縣丁六千

金史安塔哈傳海陵時自上京徙河閒土瘠詔安塔哈
一族二十五家從便遷居近地乃徙平州詔給平州
官田三百頃屋三百間

又李瞻薊州玉田人天慶二年進士爲平州望雲令張
覺據平州叛以瞻從事宗望復平州覺亡去城中復
叛瞻踰城出降宗望嘉之承制以爲興平府判官

雲疑當
作望都

案

元史本紀至元二年二月甲子以蒙古人充各路達嚕噶齊漢人充總管回回人充同知永爲定制

又百官志永平屯田總管府秩從三品達嚕噶齊一員總管一員同知一員知事一員司吏四人

又永平路紋錦等局提舉司提舉一員同提舉一員副提舉一員照略案牘一員

又遷民鎮千戶所秩正五品達嚕噶齊一員千戶一員百戶六員彈壓一員於大甯路東口置司

又食貨志永平路商稅額數二千二百七十二錠四兩五錢

永平府志

卷七十一

志餘上

四

又兵志馬政一左手永平等處御位下 永平地哈喇

齊千戶六十樂亭地珠嚕海齊阿都齊達喇齊穆爾默色伊爾格齊瑪門薩里台

明郭建初碣石叢談舊志公孫塚在盧龍縣赤峯嶺及道南烽火山有公孫神康墓漢末元菟公孫度據平州傳子康豈其所葬與是不知漢魏平州在遼東襄平而此爲遼西郡度不得而有也至康子淵爲司馬懿所征經孤竹度碣石以次於遼水彼烏得而葬此哉灤舊志從之且引康爲神康史傳康無二名或以爲公孫瓚殺劉虞而據幽州蓋本令支人赤峯嶺烽

火山漢皆令支地也或瓚之先後族屬而瓚則焚易
京子纘亦殺於屠各未聞故吏爲收葬神康雖不知
其故爲令支人明矣何必以援元菟耶許莊云父老
相傳城西有謝丞相墳孟宰相塚因無顯跡不敢強
附則公孫之顯跡元菟何如令支哉均之爲僭僞何
舍近而之遠乎

又唐宜芬公主題虛池驛屏風女史與唐書不同女史
言公主本豆盧氏女有才色天寶四載奚靄無主安
祿山請立其質子而以公主配之上遣中使護送至
虛池驛公主悲憤作詩至番其國立君矣質子見殺

永平府志

卷七十一

志餘上

五

公主亦遇害而唐書北狄列傳云以宗室所出女慕
容爲燕公主妻契丹鬱于鬱于死弟土于嗣攜公主
來奔豆盧雖出於慕容而燕都則非宜芬也奚王延
寵降復拜饒東都督懷信王以宗室出女揚爲宜芬
公主妻之延寵殺公主復叛是宜芬非豆盧氏延寵
殺公主以叛非質子見殺而害及公主也

又遼景宗乾亨二年三月如南京賞牡丹遂西幸聖宗
統和五年三月癸亥朔幸長春宮賞花釣魚以牡丹
徧賜近臣則牡丹在長春宮宮在南京矣其駐平地
松林松亭山關外也

又金世宗大定十八年正月壬戌如春水二月丙寅朔次管莊丙子次華港己丑還宮丁未以春水詰石城令不稱職此長春淀也按金之春水沿遼捺鉢蓋必地坦夷四方二三十里木多榆柳時出較獵講武兼受南宋及諸國禮貢國主牙帳以槍爲硬寨用毛繩連繫每槍下黑氈傘一以芑衛士風雪槍外小氈帳一層每帳五人各執兵仗爲禁圍南有省方殿北約二里曰壽甯殿皆木柱竹櫳氈爲蓋彩繪韜柱錦爲壁衣加緋繡額黃布繡龍爲地障窗榻皆氈傅以黃油絹基高尺餘兩廂廊廡亦氈蓋無門戶省方殿北

有鹿皮帳帳次北有八方公用殿壽甯殿北有長春帳衛以硬寨宮用契丹兵四千人每日輪番千人祇直禁圍外卓槍爲砦夜則拔槍移卓御寢帳周圍拒馬外設鋪傳鈴宿衛春而捺鉢正月上旬起牙帳約六旬國主方至天鷲未至設氈帳河上密掩其門鑿冰竅舉火魚盡湊之卽垂綸罕失也冰泮剗木爲舟長可八尺如梭曰梭船施一槳以捕渡廣則方舟或二三焉冰泮乃從鷹鵠捕鷺雁必擇鷺鷥聚處晨出暮歸從事弋獵其侍御衛士皆服黑綠衣備連鎚鷹食器刺鷺錐各一具於灤周相去各五七步排立主

冠巾衣時服繫玉束帶於上風望有鷺處舉旗探騎
馳報遠泊鳴鼓鷺驚稍騰水面左右圍騎舉幟麾之
五坊擎進海東青鵠拜授於主放之鵠擒鷺墜勢力
不加排立近者舉錐刺鷺急取腦飼鵠救鵠人例賞
銀絹主得頭鷺薦廟羣臣各獻酒果舉樂更酬酢致
賀語皆插鷺毛於首以爲樂賜從人酒徧散其毛弋
獵網釣春盡乃還世宗旣歿後主如春水改都南行
宮爲建春又改遂城行宮爲光春而長春不書矣至
宣宗南遷而都入於元焉

又遼金元國俗以遊獵爲樂且以習武事故遼史有遊

幸表余並金元作燕幸編於年月日紀之亦可因行
期而知地里所在但多在口外如千里松林之類其
在境內者如灤河石嶺諸區而灤志有長春廢淀在
州西百二十里舊石城廢縣地卽今稻地集西舊有
長春行宮迺遼蕭太后所建鑿渠通唐溪以遊觀昔
有月榭風亭蓮池柳岸今剝落飄零久矣又名大定
淀金世宗時改名至今居民猶以宮上名云余考遼
長春宮在南京之郊其有長春河則在遼水之川而
此者乃金行宮也新川志編年遼幸者三金幸者四
如果遼之宮則幸不惟三金改大定爲長春非改長

春爲大定也其幸三也已哉

又元許有壬圭塘集載喜逢口事今關名喜峯似失厥義矣其與丁文苑同科爲哀辭曰文苑移官山北山北置大甯右白霽地去京師東北尙八百里陸不可以挈家水縈紆五千里扶病擁幼殆不能爲謀卽是辭也豈舟可通乎按史將由灤通漕於上都造船視爲不可而止今灤河之滸尙有繫纜鐵椿或以爲繫浮梁或以爲繫行舟正德初年漁人獲一鐵纜矛重三百餘觔則昔灤或深於今矣豈亦以繫浮梁者哉元通漕艦或不可至上都豈其不容刀以達於大甯

永平府志

卷七十一

志餘上

八

乎若召閩中清流之舟水手今必可達小喜峯而至大甯亦未可知也

又老白湛淵續演雅十詩發揮其一灤人薪巨松童山八百里世無奚超男惆悵度易水者取松煤於灤陽卽今上都去上都二百里卽古松林千里其大十圍居人薪之將八百里也蓋在松亭關外與境外地同關內有灤陽營及驛而皆上都之委此詩則爲上都作云將八百里人爲胡守中所伐又自隆慶來薊北修邊臺橋館萬役今千里古松盡矣凡元臣詠灤江灤陽詩皆上都非此也當辨

又成化乙卯灤州城南有李氏子弋雄雁鍛其羽雌隨飛悲鳴三日而去雄畜久而馴縱野以媒他雁及春其雌復來飛鳴如昔累曰其家異之出雄於隙地伺之雌哀鳴而下周旋俯仰鼓翅招呼若與之偕飛雄竟不能去糾頸弗釋並死之鄉人雲集而歎瘞之於高坨名曰雙雁坨處士朱景有詩

又洪武三十年七月以郭駙馬使遼回私帶榛子三扛沿途擅用驛夫遞送事覺令自備鈔實給還役人工食仍勅兵部與山海松亭等關古北旅順口懸挂榜文凡公差人員不許稍帶松榛等物進口渡海違者

永平府志

卷七十一

志餘上

九

一二觔三五兩俱分屍號令所過官司縱容一體治罪時歐陽倫以私茶於陝西賜死其嚴如此

又洪武二年命郡縣立學三年開科八年立社學選國子分教北方十一年選武臣讀書國子監十四年頒五經四書於北方學校爲久陷於夷而廣同文治也至十五年五月丙戌命彙編華夷譯語上以前元素無文字號令但借高昌書制爲蒙古字以通天下言至是乃命翰林侍講火原潔與編修馬沙亦墨等以華言譯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復取元祕史紐切其字以諧其聲旣成詔刊行

之自是使臣往復朔漠皆能通達其語矣

又武宗正德十三年四月朔以大行梓宮將祔葬詣天壽山祭告六陵遂往黃花鎮密雲等處游獵五月末旬還京余居喜峯傳有父老手記四月二十七日乙未駕幸關過灤河見溪流沙迴繞意有寶物命中宮侍從取之得異珠不計及駕過土人往取並無之臨關命家將六十員名護出口外 到濃津嶺止回宿驗馬廳九月五日癸卯總兵馬永具筵太監張永佛寶等侍樂工孫自毛供唱問頭上白不知下頭白否卽令屠戶闔之駕遂起往建昌灤州舊志十二日辰

永平府志

卷七十一

志餘上

十

時駕自建昌至偏涼汀打魚乘船順風三里許至北釋院口手打捕竟日而還十三日到大泝河佛住山下觀魚人遂號爲龍泊然雖漫遊而行在便如遼金故無土木供帳之侈民不至爲煩亂焉

又薊鎮忠烈廟邊路多廢總理乃合祀於三屯以都督死者孫臏未嘗爲立廟但搏像於景忠山三忠祠後寢新廟成舁入居中獨坐以副總兵而下旁列配之夫臏敕予祠以死故也然死不論輕重迹其生平審其時勢而概祀之曷勸哉况行無可取罪不足贖乎明制待陣亡最隆必覈其所死宜祠乃贈諡未嘗於

喪師辱國者而概予之祠也自正統土木之難尙有區別是後邊臣諱敗多以捷聞不論俘死逃死降死死則以陣亡聞其濫如江河勢不可挽矣
又女官馬氏蓬瀛昌黎人也東光貢士劉公直歷禮部主事戶部郎中元季兵火宦遊於昌黎娶之蓬瀛幼聰慧隨父讀書精通歷數天文洪武壬申差內臣陳二仔捧寶二百錠四表裏召授尙宮司宮正授冠佩縣歲給俸米六十石戊寅差內臣穆和賜一女使送還甯家永樂卽位召二次屢賜寶楮表裏官其子政爲本縣儒學訓導終身

又凡志古不考史其年與傳多不合如裴騫仙人臺記太康三年爲北平郡五車王所據則晉之太康非遼之太康也時遼西爲段氏所據二年慕容涉歸寇昌黎平州刺史鮮于安破之矣又爲安北將軍嚴詢敗歸慕容連敗段氏爲平州屬國所服何以言據也蓋咸康三四五年遼爲石趙攻而走保密雲山事也撫甯盧嶺峯有七王山亦稱遼王者皆段遼事魏史盧龍嶺蓋與密雲山連互不遠耳

又令支界崆嶽山有淮安王避難洞石上有大安五年字可辨歷稱大安者秦苻丕元年慕容垂建元不稱

之矣是年燕餘巖以建節將軍叛爲慕容農所平但不卽亡無五年也惟北魏大安四年則高宗至遼西黃山宮築壇記行或五年有刻也遼道宗太康大安凡十年無事且未嘗東遊也淮安王不知誰其避難無考或僞亂僭稱耳

又景忠祠記嘉靖癸未兵備熊相撰稱祀四君子諸葛岳文武甯也鎮守馬永所創未搏像而調去代者口西人至任拜元君祠與元君鄰因至祠像未成月木主問武侯何人以亮告知之武穆何人以飛告知之至文文山及名告不知矣問南人北人乎曰南人我

固不知矣問何時曰前朝人至武甯王告者不敢名曰此今定國公祖也曰徐某有子孫奉祀不宜亦分三人食去之或以記四人告而不知何爲記者永歸金吾先告定國遣紀綱校尉輩進香元君因謁祠觀像急矣乃畫像於宸壁爲將特祀抵之今壁剝落有遺迹蓋雖椎可鄙不爲佞可恕焉但徐冒虛名馬若虛舉而熊爲虛言皆本眞而成假矣

又忠義廟碑嘉靖丙申修撰屠應竣撰各路有之文同今太平碑尚存巡按金爍與同郡且座主命各路以幣請文而且謝蓋千金以此名耳文不言某何以死

通言是廟隸某寨爲某帥立以祀官軍某等空其名令墳之如太平路碑墳是寨爲參將周璿所守之廟祀官軍周明而下不知明某年何以死璿乃時帥非死者有路竟不墳不知何以立蓋公則名報忠義私則實報恩義也

又燕出長人東北古爲多矣如慕容眊七尺八寸垂七尺四寸德八尺二寸時逢陵長王鸞長九尺腰帶十圍貫甲跨馬不由磴德見而奇之賜食立盡一斛元魏南明太守慕容叱身長一丈腰圍九尺遼盧龍節度使盧文進於無定河見人腦骨一條大如柱長可

永平府志

卷七十一

志餘上

十二

七尺

又大漢將軍三屯營馬玉侍衛三朝語在母節婦徐氏傳時有與同選口西人尤長尺餘腹餘十圍重五六百解爲天下第一凡選侍衛必兩相配是獨以無對不用來訪玉家爲具餐十人至二十不得其一飽城中或十戶二十戶合爲具不能供五日語總府留之以餉之難而去至冬無能施之衣而凍餒死於燕南矣是後大將軍有江南客不滿三尺侈寵異常時屯城臺有僧軀如之客以類已善視焉未嘗失溫飽乃追憐巨人之孳死而不如侏儒易爲生也嗟夫無論

天下但燕前如安祿山其重三百五十觔至爲僞帝孟業千觔而爲幽州督是人徒食粟必才無可用儻有與對者則不論才否玉爲錦衣百戶而彼且指揮之矣故歷舉燕長人種姑以慕容家告之若契丹阿保機其鞞可納城臺僧沒頂至爲僞天帝傳國二百餘載長人富貴者世豈少乎哉是人至餓死非長之罪也

又舊志昌黎仙臺山後有石洞古井張果老院在焉石碣石槽遺跡尙存撫甯縣東十五里以氏河爲其騎驢曾陷焉其飼驢石槽蹄跡宛然在府城五里大石

永平府志

卷七十一

志餘上

十四

盤礴上低陷如之其墓在撫甯縣東南七十里韓湘與果老棲仙臺山常對弈今有仙人弈石腳跡石盤文甚古又觀音洞石壁上有韓仙真影世傳修仙辭鄉遺狀云墓在昌黎城西南八里邇者縣令刻藍關記瑤華帝君韓若雲自撰云文公集其弟滂墓志銘支系甚明其詩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是記以公爲叔而父其伯祖會會無子而有子湘有父而無父矣竟篇言呂洞賓七度之成道及諸與游拾得輩未嘗及張果老北至五臺山未嘗言入燕也則昌黎縣之仙跡視斯記自辨矣

又染莊社記契丹時遼興軍風斃者行貨路收一卵於
篋歸置錦囊繫臍不月餘出蛇如簪飼之以肉漸長
盈丈圍將尺許乃縱之野任其自食嘗命以名曰於
雅撫首示不忍別雅如人戀戀然但不能言而去後
數歲益大始食野禽繼而噬人有司制之無策乃聞
於契丹榜募能捕者斃知其必雅乃應募而抵放處
呼其名而至敘故舊而數其罪蛇俛首伏誅血流及
近村土石悉染紅而莊以名莊老以斃能施恩除害
而祀之雅能知恩服罪而配焉是歲里人修祠落之
記其歲月金至甯元年仲秋辛卯興平路猛安蒲察

孟里記或以雅知罪伏辜斃憐而葬之而以昌黎古
蹟城西北三十里蛇皮王墓是雅之葬處也殊謬
又石門子關天仙廟有神燈二盞正德年間盜去其一
今更深入百步外望有燈近前並不見之

又嘉靖壬子路軍馬文章往玉王峪日暮忽見白髮翁
尾之疑爲怪石擊之不見而見羣雞數百徧山逐之
皆入地而山皆銀矣章不之識攜數片去至峪投郭
銀家辨之銀以鉛錫給之章去銀遂密運數夜煉爲
錠家婢密持小錠與鄰家婢曰吾家多多鄰知亦盜
取之久而土人報路將撫按以上聞癸丑遣錦衣衛

千戶取年有半而撫按往臨公私取用益多民不勝困因報絕產而罷遂塞之上立廟鎮壓至今毋敢盜又漢兒莊南山鑛洞奉禁矣而土人傳莊北有讖云東一箭西一箭萬兩黃金沒人見有人見普救九州十八縣陳遊擊解云一箭者地百步外也東西常谷閒南山一箭地人常言有寶氣乃以取煤爲名役兵二百餘人鑿洞年餘黑石不成煤或告宜一祭取其餒犒兵再三告不忍予第務必得之而莊西南隔河里許盜鑛者露爲三屯營守備魏文舉密獲十二馱又搜南覺寺盜首孫南華掘地得百餘觔以數十觔報

官盜首前建昌胡總兵幕客嘗爲領六寶峪鑛徒習矣乃薦之總理府不得意而領舊徒爲此文舉貪鄙旣羸而寶復益之南華書生乃爲徒勞謫戍於密雲遊擊亦徒勞人力因無以解人口罷官中路協守羈留之索鑛百觔乃出囊金五百奉之皆爲此讖誤也又遷安縣西十五里宮寨莊北先銀杏二株可七八抱成化閒莊民韋氏鋸其一以爲匱具流汁似血鳴數夜乃止韋家遂滅其一尙存已十數抱蔭蔽二畝餘七家嶺驛西南郭家莊西有樹連抱亦銀杏也又樂亭縣治往有怪居者憚之成化閒冢宰尹公聞其

事會缺尹乃於辛丑進士中擇才望有福德者知縣事得沁水李瀚仍擇欽天監官善術者偕往及至監官視之曰是在譙樓時譙樓建置久矣撤之果得一巨蛇圍可尺許監官呪之設大罈於前蛇卽俛首入內曰未可殲也乃密封令人舁於海又壁閒掘一女屍不知何時顏色如生出而瘞之怪遂息李任滿擢御史官至尙書壽幾九袞果符福德之相尹公信知人哉監官之術亦奇矣惜逸其名

又張住石碑場人其先有積惡及住父益不爲善住好左道舉家從之聚眾邪說有遊僧明果等嘗至其家誑以妖術住信之一曰住令家屬咸飲藥跪於地手刃之以爲升天也許父母妻子及姊妹輩共十七人止一姪獲免時嘉靖甲子事聞當道立柱斃之

又隆慶己巳海漁人捕一巨魚約十餘觔曰此骨鱗魚也是時無歲不有警說者謂魚負鱗甲兵象也不常有者而捕之鯨鯢其頓息乎自此虜不犯邊者十餘年萬曆癸巳漁人又捕一骨鱗長六尺餘約重六七十觔巨口尖尾皮類鯊魚狀類鮫鱐有骨鱗五行鱗如酒杯脊如劍漁人曰此垂白之老所未睹者較之隆慶年所獲直小介耳

又山川之經其名古今殊而多從俗未便水經注書如難濡灤土語相近而轉其亦以世益殊耳若灤之爲瀘隋爲瀘河鎮本水經盧水合灤瀘河卽灤河若渝之爲榆臨渝至爲臨閭也

又永平古蹟稱七安北安山南安山宜安村新安鎮樂安鎮遷安縣永安錄事司山村鎮縣司以安爲名取說文安止之義然昔之人亦偶舉其七境內稱安多矣若靜安之社不大乎宜安哉更慕容朝多稱固載在載記及北魏書蓋取義猶安爲其固守也後轉爲堦猶亦史文轉成爲城轉保爲堡耳

永平府志

卷七十一

志餘上

十八

又郡境邊方營寨稱谷稱莊莊無異音六達路爲康莊亦舍也從士監本從土誤南北音同但書有作莊或以爲俗書其實莊音彭而爲別音別字矣

又歧路南人書岔呼差爲其交錯或易差也岔爲塵塢亦作坌粉房吻切音唐書岔集京師從軫韻也步悶切者相如賦岔入會宮從震韻也北人書三岔乃三分歧路或取分土義可通也但因與咤同則從禡韻矣其以姓名莊名社宜曰家多爲各州縣志皆然或謂原登黃籍如此今七家嶺史爲七箇嶺則箇各聲近本轉音訛書而然此類今未如之何矣

又嘉靖甲寅灤州知州王維川刻本草權度於樂亭乃
澗餘姚黃孝子著輯也通州知州董漢儒刻之海陵
樂亭又刻之給事中厲汝進序之

又凡碑記題名於廟宇中嘉靖年間初尙古風文雖不
足觀而實則有足重如生員或儒士某撰或吏或民
書而不假官銜及代筆者質猶存也今則以官爲重
百無一二真矣境內乃有虛名之記虛文之碑爲歎
息焉而原其故以解眾疑

又永平北境多係大甯州縣余嘗遊灤陽興教寺有元
至順二年碑題頗及記云燕之東北路曰大甯惠州

永平府志

卷七十一

志餘上

十九

西南鄉分灤陽林河社界山之陽平泉之側麓野之
間有古招提上下二區同名興教林巒秀異山水嘉
奇川原寬博而資產豐饒境物繁興而雲遊西至四
望東至大峪流水渠南至二郎坨西至三十二嶺西
邊鷹愁澗北至大峪北白石頭向陽嶺界則凡林河
社皆惠州地也今遷安縣林河社里有三其一在縣
西百二十里東至太平寨營南至夾河社西至遵化
縣北至喜峯口三屯營在內其二在縣西北百八十
里東至太平寨社西至漢兒莊營南至三屯營北至
喜峯口灤陽營在內其三在縣西北百六十里東至

潘家口西至龍井關南至洪鴉寨北至三臺山漢兒莊在內皆惠州地

又洪武錄云大甯有新城木榆等衛此非定名也其云灤陽口外富民寬河柏山會州新城大甯等處宜置七驛今考灤陽驛五十里爲富民而寬河而柏山而會州而季莊而富谷皆六十里而七十里乃大甯都司今灤陽驛移於三屯則多四十里矣古城在喜峯或自口外移入也

明談遷國權仁宗洪熙元年七月壬辰樂亭胡敬上言致治莫急於聽言言路通塞治亂係焉臣願陛下開永平府志

卷七十一

志餘上

二十一

不諱之路廣忠諫之門清問下民平易近物聽受忠鯁不拒拂逆則嘉言嘉謨日有所聞又願言必信用必賢戒無益慎虛名勅天命恤民隱誠於求言以來天下之善而於六者終始力行則天下幸甚上嘉納之

又嘉靖二年十月丙午逮臨洮知府郭九皋九皋前守永平有魏國公賜田洪武末已辭免至是徐光祚爲民間所占九皋不爲理因嗾灤州人趙紀誣告陳廠太監芮景賢云受賄下鎮撫司科道爭之不得

又嘉靖四十二年十月丁卯黃台吉犯牆子嶺京師戒

嚴總兵胡鎮孫臚游擊趙溱逐寇於三河被圍溱臚
死之十一月丁丑寇退京師解嚴時援兵俱望敵塵
尾之至鴿子洞參將郭琥伏火器待之頗死戰乃改
道出寇饜飽且疲極失道諸將竟無敢發一矢者是
役也我諜知胡情集甲牆子嶺三衛導胡給楊選以
潘家口遂攜赴之致敗逮選等諸臣益懼日三四報
捷冀惑聖聽上厚賞江車等不一及本兵意有在也
又天啟三年兵部尚書趙彥上邊防當豫八策其四云
山海綫路固天設之險而三協各邊層巒疊嶂亦天
之所以限華裔者其水口空缺某最衝某次衝令處

處有備至喜峯口爲入貢大路敵所垂涎兵不滿千
何恃以禦敵宜天津通州各調騎步兩營各用南將
領赴喜峯口防禦聽王威調遣又須三協大將躬行
調度中協則總兵王威移喜峯口西協則總兵孫祖
壽移古北口東協則副將移桃林界河口至明年二
月中卽止此固守險阨之當豫者四也

又天啟四年正月丁丑妖人王好賢從徐鴻儒而逃至
是獲誅初深州王森以救妖狐狐斷尾令藏之人聞
異香多歸附號聞香教森死遺貲巨萬子好賢藉其
貲以結客與景州于宏志通密約徐鴻儒三方同起

而鴻儒以他事先發

按深州是灤州之譌

又四年正月工部尚書王舜鼎言各鎮器甲自造不得專發京庫虛其根本從之時薊撫樂和聲總兵王威各求發京庫

又五月丙寅薊遼總督吳用先言關內三協延袤二千餘里精銳盡調以東關內單弱不得不募新兵烏合之眾未習操練不逃則盜故練新兵不如練舊兵喜峯口白馬關大水峪潮河川桃林口界嶺口人馬俱通尤爲要害先年有牆臺烽堠近來傾圮班軍盡赴山海三年未築臣豫爲估計補葺以待兵集庶藩籬

永平府志

卷七十一

志餘上

二十一

可固上是之又順天巡撫鄧漢言薊鎮十二路東自山海西接黃花鎮延袤二千里臣頃徧歷三協各關口雖無處不險而平原大川可容數十萬大舉入犯又當貢使出入之路則喜峯潘家口爲最皆中協地也

又七年正月癸酉兵部覆督師王之臣委任督撫撫賞言所撫在關內如滾兔等賞於桃林口柴狗等賞於寬佃峪他卜能等賞於黑峪關長昂等賞於義院口伯桑戶等賞於擦崖子腦毛大等賞於界嶺口綏素等賞於羅文峪胡婦大嬖只部長毛困等賞於潮河

川赶兔等賞於大水峪伯牙兒啞拜等賞於喜峯口
此因各部近薊故市賞必於薊地在關外如煖兔宰
賽等賞於開原鐵嶺歹青虎墩兔憨黃台吉抄化拱
兔等賞於平鹵堡長安堡廣甯鎮靜堡小青歹等賞
於義州大康堡拱兔等又賞於錦州大福堡此因各
部近遼故市賞必於遼地自河東失而移廣甯辛酉
事也非廣甯額賞也廣甯又失而移關門壬戌事也
非關門額賞也甯前既復而移甯遠乙丑事也並非
甯遠額賞也此關內關外撫賞之大較也今督臣閻
鳴泰撫臣袁崇煥熟諳北情均堪任使但二鎮遼遠

如用一人恐鞭長不及議今關內關外各轄之似爲
兩便遂命鳴泰任關內崇煥任關外分撫責成
又薊遼總督閻鳴泰順天巡撫劉詔並言中協最衝莫
若喜峯口以其當三衛之貢道也客秋賴廠臣給料
頒賞鎮臣陶文稽核河上臺城俱修訖其次董家口
修甌城二十七丈橋五洞計役九千餘人願以薊鎮
班軍派東西二協者再留二三千餘需主兵從之
又閻鳴泰言薊遵相越僅百餘里遵化兼太平喜峯二
路一路設一監司非便宜併於薊州道其遵化道可
裁從之

又閻鳴泰言東協哈喇慎一部獨汪燒餅未款二月五日以二百餘騎屯桃林口外大戚谷嶺陰圖窺犯分鎮內臣楊朝介馬而馳禽其三人汪卽叩關願罰因頌廠臣赤心報國全算籌邊命蔭忠賢錦衣指揮使世襲楊朝世正千戶總鎮太監各賜蔭資金有差喜峯路參將馬士麟報塞外煖泉窺賊百餘禽四人部目卜喇度悔罪就盟蔭廠臣錦衣指揮使仍勅資總鎮分鎮太監各蔭賜金幣有差

又崇正三年正月己丑劉之綸報敵兵分往永平遵化屯遵化三千餘騎自東門連營至漢兒莊丙午遷安故兵部左侍郎郭鞏逃入京奏乞師自述有書卻聘上問其書云何鞏錄呈兵部尙書梁廷棟劾其稱大金非法命下獄論死久之減戍廣西談遷曰郭鞏嘗排周宗建致隸丹書其人褊激非宵壬傾險者也塵沸鄉閭妻女爲辱忘家告急效秦廷之哭一語倉卒微文刺譏幾陷大逆因誤書以快夙讐死灰更溺嘻其甚矣郭氏可死彼白養粹輩不識何以真之抑無以服郭氏心也

又五月庚辰朔癸未孫承宗誓師總兵馬世龍屯豐潤待合擊總兵朱梅以遊擊靳國臣取遷安協將王維

城路將王明英張國振同參將孫承業劉邦域等候
大兵趨灤州合攻以牽遷安之南援中軍何可綱參
將申其祐遊擊岳惟忠等分雙望各山牽永平之敵
義兵遊擊劉法守備劉啟職合三萬人屯灤州之蓮
泊各持白楸爲聲援兼鄉導焉承宗駐撫甯祖大壽
來開平會之

明朱國楨湧幢小品嘉靖年間永平大雨三日雨中有
列炬後若干乘萬騎從西北至者未走入海去雨旣
有大木三十章長十丈大數圍遺永平城下蓋龍王
採木來送閱數十年一遇之時南昌熊瑞以恤刑至

永平府志

卷七十一

志餘上

二十五

所親見者

遷安高繼珩蝶階外史何翁永平人居蕭家莊距城一
舍而近家巨富性好客畜豚一笠客至必特殺以遠
市也一日夕陽西銜聞馬策扣門聲翁喜客至自啟
門突劇盜二十餘人排闥入勢汹汹將用武翁曰我
識若皆英雄承枉顧何所需告我必有以應盜曰何
翁長者吾輩走關東乏貲斧願假貸焉翁曰諾延至
廳事眾速之翁曰諸君遠來倉猝宜盡地主誼村醪
一杯勿辭眾疑其緩兵或有他變咸猶與翁曰天尙
早君等去捕人見之將以我爲藏家必大魚肉我諸

君忍乎盜渠曰願拜嘉惠遂開筵炮炙紛羅翁必先
嘗以示無他酒數行漏三下眾曰可矣翁命主計者
獻以梓朱提纍纍眾大喜各以囊取盈束腰際兩人
夾翁曰我輩不識路翁長者盍送我翁不得已送之
五里外踉蹌而歸方徘徊中庭又聞馬策搥門翁皇
然意聞風繼至者開門仍前盜也問故曰行數里途
迷翁盍再送我翁不得已又送之二十里外既歸未
幾盜又以迷惘返時已遲明盜曰休矣翁真長者我
輩唐突各解囊傾朱提院落中連騎馳去自是盜相
戒勿過何氏門數十年來夜無警備云

又永平之地多老桑居人植此爲業而育蠶者頗少大
者蔽牛中車材柔條脆幹摧爲薪葉霜後採入藥能
明目而其利尤在皮剝之鬪之揉之舂之成屑焙釜
中令熟拓石塘方廣數尺浸入水調其汁如膠漆製
紙者剝木爲範罨蝦鬚簾兩手持範漉塘中去水存
性覆置石板上時揭而曝之卽成紙矣今永平一帶
如遷安紙寨灤州何家莊爲尤多貧民操作甚苦而
獲利微渺後有興蠶桑之利者庶不負此良材而民
之食利不啻倍蓰是所望於賢守令也

又永平與邊城近地多山山多猴一旦羣猴移家百十

爲隊攜持保抱徧山谷山下居民聚觀甚眾有穉子拍手呼猴謂人將圖已並狂竄去遺土盎甚多范士而成大可受斗許小亦數升渾合如鑄居民拾而鑿焉清汁滿中深紅淺碧不一色酸甘澀不一味並芳冽蓋猴雜採山果釀成大風雪不能出乃開飲之亦旨蓄御冬之意也因名曰猴兒酒案浮槎散人秋坪新語載川中獼猴酒游山者載肴果並酒壺置山中人伏左右羣猴見酒肴畢集啟壺無酒乃各攜歸洞啟藏醪盈壺連隊而來人出將揜執猿鳥獸散遂取其酒亦此類也

遷安李成性神醫惠藥記云天啟甲子予領府批將就試於薊門先大人忽患癩證陰血趨囊腫贅如斗醫束手莫措越兩日囊隨血潰惟兩脈白筋繫辜丸弗墜小腹下膚色盡赤內蝕未已目昏不辨物氣亦漸短予悚甚計無所出乃危禱於箕仙仙爲疏方未效予悚益甚則進而懇之曰聞人侖修短司於嶽帝盍往咨焉仙去少頃卽回曰尊翁鶴算尙賒且饒後福行見吾子之成名矣但此死證也藥無能起可奈何予從而請曰數若果盡亦難妄干旣云未也古代神醫悉在帝左右轉乞一療當亦鬼神所不禁也仙躍

然曰吾往問華公須臾返傳華公語索松羅茶瀨一杯置香案上曰少退待冷頃之入視茶面有浮沫問仙人何藥曰華公與我徑寸葫蘆內涵一滴傾入茶中矣戒病者飲半酒杯慎不可過又與靈藥一粒命同乳香沒藥雄黃等末研勻用細茶瀨調敷臍下及患處則餘火盡伏因指鑪邊取藥色紫味香僅半分許如法修製捧而進之飲甫過喉大呼冷冷胸中似寒雨下灌頓覺頭目清爽腹餒思食再敷前藥赤爛如洗旁觀者俱合掌稱佛予頓首箕仙且謝且請曰家君餘生實公再賜然一滴寒漿何靈驗如此且先

藥已盡瘡口未合安得復邀一粒並悉厥名色乎仙亦喜極不憚往返至則述華公之言曰世閒凡藥止可尋常治療不能起死回生葫蘆中水名冰盤乃冰雹之母一顆飛空化雹雨一陣故戒多飲恐不勝其寒也病者火熾水乾得此天一眞水以接其命壽源乃可重滋耳靈藥名曰雨角乃龍吸海水氣凝角上刮鍊而成者性復大寒故亦能敗火今復贈一粒並贈玉苓一顆同雨角及前諸藥茶瀨調敷則囊生如故問何謂玉苓云係蟠桃上霜埽鍊而成因出視之形如榴子色似雲苓外裹以蟠桃花瓣瓣如開元錢

大第薦而不鮮已如指研調環敷囊蒂旋變紅活之色一二日生肉珠如櫻桃三五日吐懸包如茄萼逮予薊門試回僅半月餘包裹已成餘孔止指頂大月滿囊封居然一大桃也先君從茲益健無小病痛丁卯報捷喜動顏色飲啖益加閱十二年己卯二月朔夜臥佛宮無疾而逝享壽七十有四祿養弗及終天遺恨然屈指惠藥時已閱十又六載矣箕仙張公之語果不虛耶張公諱應龍明天水孝廉華公名佗卽三國神醫今侍帝爲藥聖司者也

又李贊畫傳云贊畫公名賢李姓其長兄名本業儒術

永平府志

卷七十一

志餘上

二十九

虛懷好善凡方外人至者靡不會會者靡不留連盡致及別去各有所留書輒收置一笥亦不復省視少弟賢聰穎過人兩目重瞳子豪放有勇始業文旣棄而學武中嘉靖四年武進士待次於家發閱乃兄笥得爐火家言而悅之第眞鉛難得未有以爲母者會東北邊烽急差中貴人李能號監槍太監駐建昌賢以欽依守備銜充中軍贊畫一日行邊至荆子峪窳鑛盜於窟中其魁曰適得一巨物願獻以乞命賢取之揮羣盜使去歸視其物精純無夾雜無俟煎鍊至寶天成眞少女先天之體乃營丹房立鑪竈方下火

有羽士相訪迎入一見如舊識談次羽士曰君已獲聖母成靈藥無難矣然周天火候非口訣不能悉也貧道願相助因縷縷口授之羽士去如法養鍊果靈異可點化遂以置田產買山莊其事漸洩順天巡撫汪某聞其名急欲見之恐不可以禮羅則以軍令縛之至賢曰某無罪執某來爲某有道也大道乃上天所祕不敢妄傳非投詞發誓執弟子禮不可以法劫我惟有以身殉耳汪乃親下解其縛扶入內師事之久之無傳意汪曰吾師挾大道塵世一切不足以相酬今復何所須賢曰吾名心未淡挂三屯營總兵印

則傳矣汪曰師資俸尙淺况今平世也非十年不能大帥吾何能俟之乎乃劾總兵官使解任委賢署復移書大司馬停會推一季賢乃傳汪汪受術卽休致去數月賢亦歸里是年冬忽身熱如熾令汲井水澆之三日死年僅三十餘竟無子或以爲輕洩獲譴不知伏火之丹砂能銷化金石血肉之軀何克堪此從來誤死者多矣可不慎歟然至今鑪火家輒推尊李贊畫云

浙江程川伏虎碑記云臨榆轄關山海地險而多山通道雜出崇邱峻嶺夾以荒林叢樹虎之出沒隱伏其

中由來舊矣乾隆六年春白門張令君調宰是邦不數月而政和民安神人胥悅惟虎尙竊出戕畜牧爲患令君喟然曰是豈吾政之未修耶夫苛政猛於虎吾不敢苛吾政虎乃敢猛於政也當是時冬十月令君操文而告於本邑司隍之神曰神與某同守茲土若政之不修某之過也某修政而虎出爲患神弗默相神之過也選某日將令吏民操彊弓毒矢以翦除夫爲民害者神其相之殺毋赦遂檄石門巡司謝君惟賢督其事選徒一十有二人令君復致齋虔禱上下用命三日而連獲其虜者羣亦斂跡於是耆老咸進而請曰虎素爲邑中患今先殲其虜願盡殺之勿遺其類令君曰不可吾不能以德化之使自避去吾滋愧矣今幸殺一警百民獲稍安是神之默相也謝石門與眾選徒之力也吾何敢盡殺以爲功况吾人之爲治利則安之而已易雲從龍風從虎虎固非不祥物也使其居深山以鎮壓百獸稱爲山君虎亦烏爲害惟不安其居而冠焉狘焉入市焉虎亦烏不爲害今吾邑山多而虎生常也吾惟翦除其冠者狘者入市者餘不問則民與虎各安其居也吾何必盡殺以爲功於是臨榆之民羣相謹曰令君之殺虎也伏

之而已則令君之治民也安之而已吾民中儻有人
面而虎必者乎尙其避跡革心而毋干我令君之弓
矢也而令君之爲政不於此有可觀乎哉乃相與勒
石而記之永以爲理民法時乾隆六年歲次辛酉

邗江戴肇名崔孝廉聯芳尋親記云崔君子宗者榆關
雅閱蟾窟清流品度端凝市有乘羊之譽門風雍穆
欄無鬪鴨之嬉賦鸚鵡於垂髻文斤斲玉對楊梅於
佩鰈筆沼含珠執耳雞壇甫著荷衣而浣藻置身月
府旋離度帽以題牋屬在華齡早嫻大雅是緣鯉庭
問禮家學本有淵源以故陸座懷柑天性亦形肫摯

永平府志

卷七十一

志餘上

三十一

也然而生來利器不逢盤錯以奚彰養就神砂獨遇
汰淘而益顯挺後彫之蒼鬣獨貫繁霜耐晚節之寒
香偏支積霰是以國非板蕩古人誰見孤忠惟其家
實危疑爾曰始成至孝太翁則先安里食繼作旅人
鞭影迎風聽荒村之夜柝雞聲唱月促茅店之晨裝
遵鄂渚以遄征鄉程漸遠循衡山而至止客夢長賒
約斷刀環空倚樓頭而計日函迴雁岫頻從天末以
瞻雲時則慈母啼帷忽訝天蛇之信孝廉寢塊頓深
風木之悲念華表何歸敢辭跋涉呼號以往不憚
嶽崿萬里蓬飄徧灑秦庭之淚一身萍泊難招楚國

之魂爾乃刺血呼天通精誠於奎宿尋聲搶地昭奇
示於文昌觸彭蠡之洪濤鷁舟一葉摩太行之峭壁
鳥道千盤葛屨黏埃初問臨湘之驛麻衣皎雪親經
於菟之鄉旣而轉徙梁城重過雒邑痛迴腸之九折
淚漬頹顏泛前路之雙歧炎延渴吻無聊乞水宛類
吹簫是處爲山遽聞埋玉適符先兆彌徵司祿之靈
試驗遺骸不改滕公之室於是望窮齧指裹將丹血
之衫伏草陳哀薦以碧雞之供返故人之尺素介不
傷廉慰人子之寸衷事能竭力曰歸舊里謹卜牛眠
爰窆豐阡聿來鶴弔斯先雄沈水於今直可齊茵而

古初伏棺較昔無妨並駕也矧復蓼莪廢誦莫扶東
海之鳩護草忘憂倍篤北堂之綵尙何心於仕進左
以琴而右以書惟決意於承歡出必告而反必面優
游娛世洵爲錫類之完人進退中權不忝肯堂之令
子嗚呼江河漸下疇能儷此風規名教斯存自合崇
諸鬢校似君至範已可垂百世以流芳顧我閒曹勿
克籲 九重而賜綍聊題簡首姑樹風聲景慕匪
遙好續補白華之什典型宛在請共看黃絹之詞
樂亭葛永凝灤河東遷志云滄桑之變革陵谷之遷移
雖曰時數良非偶然蓋天之所爲非人之所能勝惟

聖人爲能因而則之以成天下之務禹之治水順其性行所無事故千古稱明德焉若白圭之治水也騁一已之私智昧彼蒼之自然多見其鑿而不知量耳漢賈讓上治河三策一曰遷徙人民二曰多穿溝渠三曰修築堤坊明潘季馴河防一覽主束水刷沙而淤澱消淤澱消則流自暢此皆指黃河而言不可概之他河何者土之性有勁而堅者故築堤而衝不能塌有疏而輒者故流急而岸易於頽此賈潘二公之策不能盡施而大禹順性之說可遵而守也吾樂之有灤河由來已久其水多沙遷徙無常按縣志云發

源於炭山踰口入內地由遷安過永平至岳婆沙港入縣界分爲二一從葫蘆河東南入海一從汀流河西南入海又謂昔在城東其城西故道水可徒涉至明景泰三年大水遷於城西而城東舊河名爲乾灤河云夫以河之在城西每當秋夏之際河水漲發出兩岸橫流其河之東西受災維均至嘉慶八九年間近西岸居人沿河築堰迨十一年自汀流河至馬頭營透迤數十里之地堤堰築成十三年大水灤河溢西岸爲堤堰所逼水勢並趨於東水衝沙壓將河東數百頃良田盡變沙壤又上流史家口大開東通

舊河入海昌邑南界樂邑東鄉皆被水災十四年春昌人合數十莊於史家口南北築壩重將河口湮塞秋九月山左趙公再涖樂任十五年春公親臨河灘按閱形勢傳諭河東亦效河西盡築堤堰而河東莊多人散心力不齊雖爲官派不過草率完工而已公之心惟知築堰益民而不知防川之變其害更大曩者西堰已屬不合今東堰又築欲將泛濫不測之用水堤堰高束設有崩潰勢如建瓴適足貽堰邊無限之災識者早爲之寒必矣嗣後昌邑南界見鄰封築堰卽會合樂邑東鄉上從史家口新壩以南直接樂

邑東岸之新堰凡新河舊口一概湮塞志在河水永無東侵爲一勞永逸之計而西河近東岸居人相謂曰曩茲西水浩大尙藉東河分流今西堰已固東河又塞儻有不虞近東岸皆有廬舍性命之憂不特淹沒禾稼已也以此數十莊連名具稟於官東鄉亦懼河有東行之患亦數莊連名控告到縣邑令趙公不能決詳稟於府郡守祝公委盧龍昌黎樂亭三縣勘驗事經年未結至十六年灤水大發洪波迅湍勢不容遏城北莊坨堰崩水由東注至藺家溝與舊河通侯家河決開一口直衝西關南與海通西關後支流

一股由蔡家河與老河通河西馬城北亦有開決處故灤昌南界盡被水災樂邑四門皆爲水困登城四望一片汪洋車馬路絕者數月惟舟可以來往灤水之災至此極矣然非數股分流其害尙有不可勝言者八月之後諸鄉廬舍雖存牆院蕭然家無蓋藏人有饑色十月初婦女徧野皆以掘草根度日見之慘然窮苦之家生無衣食死無棺木道殣相望至有鬻妻賣女者十七年春逃荒之人屯聚山海關填衢塞巷問之皆灤昌樂三邑之民關吏不容過有擁擠山海關之謠於是府縣移文急於省耿三月灤昌樂皆

賑紳衿鋪戶胥捐米助賑五月麥秋大熟嗚呼轉存亡於呼吸之間其事蓋非偶然實徼天之幸也趙公以水浸四面城垣放賑之暇親率民夫將侯家河壩斷築二重至夏水漲一湧而潰是秋稗田又大熟十八年春公知侯家河不可塞乃於城西北隅築迎水壩一道夏河溢淤沙與壩平而史家口之壩堰崩決水由故道西河自是復遷於東矣河旣東遷莊坨之口淤西關之水弱蔡家河之水乾而西河舊流皆斷矣夫以數百年之乾河不濬而開數十世之巨流不堙而閉數百人之獄訟不訊而解而且河雖東移水

未成災五穀豐收稱大有豈非天哉汀流河馬頭營
數十里堤堰一築水卽東行似人力可以勝天然而
侯家河不過一口趙公率民夫一縣之人不能閉史
家口不過一渠昌黎合樂邑二縣之力不能塞天乎
人乎蓋河之東遷其來有漸而人自不覺耳數年前
河水愈漲河底愈高西岸築堰之後凡東岸經水淹
沒之處水漲四五尺卽淤三四尺沙泥水漲六七尺
卽淤五六尺沙泥河底直高過數年前之平地邑之
西高東窪已成偏頗之勢此卽灤河東遷之機預定
於冥冥之中者蓋嘗總其事之始末而論之始因河

西築堰而河東之堰以起繼因史家口之堰直接樂
亭而西鄉東鄉之訟以興卒之堰自堰而水自水河
東之堰欲以障西河而西河閉矣史家口之堰欲以
障東河而東河開矣然則汀流河馬頭營之堰不至
如侯家河史家口之崩潰者亦莫非天也觀於此而
涉世之道思過半矣

樂亭張舒錦七五閒談云嘉慶初余設館河上時河中
多生沙岡余曰此河病也人有病則死此河將閉矣
至十八年河果東徙諺曰十年河東十年河西誠哉
此言也灤河泥沙俱下有水處地必高河初在城東

數百年城東地與河底俱高城西地窪水流窪處有不西徙者乎西徙三百年城西地高城東地又窪有不東徙者乎東徙將不及三百年又將西徙自然之理也乾隆年間河開東口灌入城東樂亭知縣某派西南鄉出錢去堵東口又令西南鄉人去東口作工將錢趁回自以爲一時妙用無踰此者西南鄉趙錫中與臧擎公相謂曰西南鄉有如此冤者乎堵東口以淹西南鄉又令西南出錢出人是無西南鄉也因使朱可長赴府控云灤河古在城東今在城西二水分流其患尚不可支若堵東河專注西河則西南鄉

成魚鼈矣府批云不準堵東河將所斂之錢仍給原主領回嘉慶十五年灤河從史家口開決流入昌界昌黎知縣何公築史家口大堰長數里高丈餘欲於堰上修韓文公祠以鎮之樂亭東鄉人亦欲堵東開之口西南鄉人見知縣趙公爭之遂於西河兩岸修大堤數十里固不能禁昌黎堵史家口也河水爲眾堤所束遂潰決泛溢開河十餘道俱通海大河以力弱史家口遂不可制大堤盡潰河因東徙灤河古在城東自明景泰年間西徙至 國朝嘉慶十餘年間城北沙坨有古塔倒陷現一石碑其文云塔倒羊頭

弔灤河歸故道時徐家店街西道前有石羊二相傳
爲鎮灤水而設徐家店西至汀流河三里河從中出
因有石羊之鎮河果西塌汀流河凡徙數次零落不
成市集復有人相其地云打去羊頭河當東徙汀流
河人有劉姓者號水上漂能於水面行走如飛或伏
水中一晝夜異人也於十五年二月十五日黃昏袖
二十觔鐵錘橫流直渡至廟前時夜靜無人月明如
晝水上漂呼曰丈夫作事必須明白打爾羊頭者我
水上漂也因連呼曰錘錘羊頭俱墜地碎河因東徙
樂亭史夢蘭止園筆談云杞梁妻無名孟姜乃秦時范

永平府志

卷七十一

志餘上

三十九

氏之妻哭於長城者傳譌合爲一人一事耳宋周輝
北轅錄雍北縣范郎廟其地名孟莊廟塑孟姜女亦
是一證今山海關外姜女廟有額曰而變國俗殊屬

可笑

山東長清有杞梁妻祠

又吾鄉爲清聖故里首陽山在永郡城南志所稱陽山
列屏者是也案史記正義首陽山凡五所王伯厚考
曾子書以爲在蒲版舜都者得之然酈道元水經注
已兩說互存 高宗純皇帝東巡過夷齊廟詩
云何分隴右與蒲左天下清風盡首陽大哉王言包
括一切矣然如所傳恥食周粟餓死首陽之說於心

終不能無疑後閱金壘子論夷齊一條不覺豁然其
論曰二子以清聖於天下故非君不事不立於惡人
之朝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夫其
居而以待天下之清也腥聞之紂無復悔過之期矣
真人應命與天下而共誅之將使宇內廓清穢氛不
流固二子之所以伏其身而有待也如之何其非之
是必胥天下爲紂而可耶非二子之夙心矣古之賢
者誠重其死雖爵於人之本朝亦其君爲社稷死則
死之也武王入商而商之元子奔太師遯北海之逋
夫迺獨枵腹而死義斯何以哉且夷齊與太公事文

王又同爲天下之大老天子有問無北面而詔之者
也新君行大事而不卽謀於黃髮夷固可子然去就
謀之宜以時諍諍而不聽則北海之北已矣今也不
聞一言諍之於廷而顧邀之於路不救幃幄密謀之
初而欲力奪之於干戈倥偬之日第不知白旄旣舉
可復偃耶孟津之會旣集可復渙耶亦不相於機而
空言矣天下理無二是者也今一人爲之是也而一
人非之又非也是理可以二是而世無一定之執
也武王之舉爲伐暴而順天而非之者不以爲不知
天命而妄譏吾不知也曰然則二子之首陽餓而死

也則何如曰二子者蓋求仁以逃國違不仁以逃世也其介絕而不求於人以時瀕於餓則有之未聞其以餓而死也孔子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而世以爲死也曰然則二子固終事武王耶曰亦未之前聞也王荊公曰商衰而紂以不仁殘天下天下孰不病紂而尤者伯夷也嘗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則往歸之當是之時欲夷紂者二人之意豈異耶及武王一奮太公相之伯夷乃不與蓋二老所謂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餘而春秋固已高矣文王之興以至武王之世歲亦不下十數豈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耶荊公持論固多好異此其言之切理者也吁推伯夷惡惡之心使及武王而事之又復見紂惡之甚其君孤竹當不後八百諸侯其猶大老於周也抑豈十亂臣之下乎金壘子一書明上虞陳絳著絳字用揚居金壘山麓故以自號云

又蔣燾字仲仁長洲人父原用娶武功伯徐有貞女而生燾原用登進士出知樂亭歿於官燾尙孕於母未育旣育旅邸七閱月母始扶櫬歸少穎悟五歲母口授小學卽成誦十一善屬文時出驚人語選隸學宮十四歲應都試金陵文譽馳公卿間又三歲而卒當

未卒時常夢上帝召爲丹臺記朱國楨湧幢小品記其爲冥王事甚詳樂亭舊志明縣令中無蔣氏名原用者當是漏載

又昌黎縣有朴姓朴讀爲瓢乃高麗姓

六合有朴姓見周櫟園書影中

按集韻朴一作搜尤切音颿夷姓魏志建安二十年巴夷王朴胡舉巴夷來附古蕭尤二韻通瓢颿二音殆一字歟

又陳士元字心叔楚之應城人所著詩文名歸雲集如千卷外有論語類考二十卷孟子雜記四卷易象鉤解四卷易象彙解二十卷五經異文十一卷姓匯四

永平府志

卷七十一

志餘上

四十一

卷姓觶十卷名疑四卷古俗字略七卷夢占逸旨八卷隄疾恆談十五卷楚故略二十卷象教皮編六卷楚絕書二卷荒史六卷世歷四卷江漢叢談二卷俚言解二卷裔語音義四卷嶽紀六卷相傳先生覽揆之前一夕其父夢一老翁冠袍款戶而入自稱齊卿孟軻翌日而心叔生其父遂字之曰孟卿後登嘉靖甲辰進士刺灤州己酉二月上丁月事孔廟分獻於孟子木主無故自仆劔爵皆墮地心叔惡之遂自免歸稱養吾子息影讀書故著述甚富見周櫟園書影今灤州志有傳然太簡略錄此以待後之修灤志者

又王桓字西平盧龍諸生湖南孫白沙門人也郡縣應
召舉孝廉不受白沙名起棟新化人乾隆癸酉拔貢
以科場事謫戍臨榆居遼西四十年

又余鄉濱海每當灤水漲發父老相傳有發龍木事然
而余未見也偶閱近人詩話見姚伯昂侍郎月龍伐
木歌頗與余鄉所傳相符其序云順天屬三河等縣
每夏雨暴漲水高數丈若山立有木直立水中以行
端與水平上恆有光夜望如鏡或有鼈蹲其上傳爲
龍造宮取木也木取於平谷縣之深山中癸未三月
有木工十三人衣青腰斧鋸過平谷西門外飯肆人

永平府志

卷七十一

志餘上

四十二

食饅首數枚不茹葷告主人以取木歸償其值主人
心知其異亦不與計是歲大水俗呼爲龍伐木云是
亦異聞因作歌曰順天屬縣有平谷老林密箐森其
麓世閒怪事竟有之山人走告龍伐木我聞解底多
奇珍水晶宮殿最華煜珊瑚作柱貝作題火齊明珠
相綴屬取材豈或有窮時乃向人間事斫斷昨者西
門賣酒家有客還來眞果腹手斧臂鋸腰短襦十有
三人一妝束酒家驚言辛酉年過者依稀見非獨
歲過其店食者十八人 揭來又遇黑衣至將毋不使黃梁熟時
當六月山雨傾懸流挂天亂飛瀑頃刻奔潮倒峽來

小艇上山魚上屋橫流之中木豎行跳浪翻波不一
仆鼈背倒撐巨筍排雲頭遙接修竿矗木高十丈水
十丈水與木平如轉轂木端更露閃爍光月黑星昏
點華燭直使明鏡下淀津龍工未興山鬼哭吾友李
生祖母劉行年九十聞見熟李之祖母言幼時其戚某家北山下一日有六
七人如木工狀投村中宿村人不留因詣其家以爲異鄉人憐之止之宿自與妻移屋外葡萄架下讓屋
居客天明不見客起隔窗以望但見魚鱗縱橫於地驚而退乃呼曰日高矣客出故如昨也辭而行留一
物置簷牙間以爲謝及水發村嘗言有戚居北山工
沒此家獨無恙知其以是報矣

師六七暮投宿天明窺戶闔無人老魚巨鱗分蹠踟
主人大呼日三竿夜客出門爭拭目猶是衣冠拜謝

行始知鑿鑿非人族魚鼈作人人其魚此事往往驚
鄉曲吁嗟長江滾滾流巨筏縱橫斷復續千里萬里
息可致取用未聞或不足龍宮縱須山木材順流亦
可供其欲東解之龍何不仁蹂踐人命等牲畜何當
六丁爲扑之三河不波吾民福同治六年七月八日
灤水大溢瀕河居者言是夜發龍木事與所詠無異
且言魚鼈之行若有隊伍每駐則水立如牆堵將行
水底三聲如礮然俱鴨鴨作人語真是異事

